

符 虎

著 若 沫 郭

行 刊 社 版 出 品 考



符 虎



• 1 9 4 9 •

虎

符

• 有 所 權 版 •

刊行者：

著 者 郭 沫 若

發行人 吉 少 甫

刊行日期 一九四九年八月

基本定價 七 元 五 角

印刷者 光 藝 印 刷 廠

羣益出版社

上海（〇區）武昌路四七六號

全 (A-2-3) 4 (5001-7000) 羣 (1021) (163P)

目次

第一幕	三
第二幕	三五
第三幕	六五
第四幕	九五
第五幕	一二五

附錄

寫作緣起	一四三
「虎符」後話	一七〇
校後記	一六三

人物表

信陵君——魏安釐王之異母弟，名無忌，年近四十。

魏太妃——信陵君之母，年六十。

平原君夫人——信陵君之姊，年四十左右。

魏王——即魏安釐王，年五十左右。

如姬——魏王之寵妃，年二十五六。

唐雎——信陵君之客，年九十餘。

侯嬴——夷門監者，又稱侯生，信陵君之友，年七十。

朱亥——大梁屠戶，侯嬴與信陵君之友，年四十左右。

侯女——侯嬴之女，年十九。

朱女——朱亥之女，年十七。

此外姬甲，姬乙，叟甲，叟乙，農婦，乞丐，青年，男僕，老兵，壯兵，少兵，各一人，屠戶二人，趙女兵及魏宮女各四

人，衛士及羣衆各若干人。

時代——魏安釐王二十年，西紀前二五七年。
地點——魏國都城大梁，今之開封。

第一幕

景：

信陵君邸之庭園，後右爲園中之別館，乃其母魏太妃之居室，僅現其左側之一半。建築佈置與日本式相彷彿。室之右面垂幔，絳色，繡有龍蛇，其後仍有內室。左前兩面各懸三簾，簾淡黃，上有花繪，綴以朱緣。前捲左垂。後壁分爲二龕，右龕壁上掛絹畫魏昭王像一幀（其像可以演魏安釐王者爲模度）其前有銅壺一個，插有桂花。左龕靠左之下，半部有一壁櫥，櫥上陳列若干青銅器和玉器之小擺設，櫥內藏放墊褥。兩龕之間一琴柱，柱上掛七弦琴一張。室中佈席，每席之邊緣綴以朱錦。室外有迴廊，廊際有透花欄杆。欄杆色黃，柱色朱。前左兩面正中處均有石階段。園中花木可任意佈置，唯須充分表示秋季，中有桂花樹一株，大可合圍，花正開放。其左爲短籬，有門道，在舞台前部。

侍女二人，侯嬴與朱亥之女，在前面迴廊上投壺。其法兩人跪於兩端，各執翦五枝，古人謂之『算』，一爲紅色，一爲綠色，翦端非鏃而係鉛丸，以免傷人。兩人之間置一壺，古人謂之『中』，其形下體爲象（任何動物形均可，就有現成之古董用之，最宜），背上負一方壺，壺與象身聯爲一體。短翦之『算』以同等距離投入壺中，以所投入之多寡定勝負。今假定爲：五算均投入者謂之公，四算候，三算伯，二算子，一算男。無算爲罪人，當受罰，負者向勝者叩頭，以算之多少定叩頭之次數，如相差二算叩二頭，以上類推。同算免叩。如爲罪人，則於叩頭之外，尙須由勝者以柴炭在額上畫記，以表

示黥刑。投者須端坐，不能傾欹。幕開時，壺中已投入五紅算，此爲朱女所投者，侯女尙持五綠算跪於右端。

朱（拍掌歡呼）呵，我一下就拜了公爵，高興呀，高興呀！

侯（亦拍掌）真了不起。

朱 規矩你不要忘記啦。五算公爵，四算侯爵，三算伯爵，二算子爵，一算男爵，輸了的就叩頭，輸多少算叩多少頭。一算也沒有就是罪人，叩了頭，還要受黥墨的啦。

侯 我記得比你清楚。

朱（起身將壺中之算拾起，仍歸原位）好，該你投了，你投啦！

侯（端正姿勢）好的，我也要投個公爵給你比！（注意投之，至少須能投得一算，能多至四算亦可，但不可與朱同等。）

朱 呵，你輸了，趕快向我叩頭！

侯 投投玩兒的，不必叩頭好吧。

朱 不行，非叩不可！少了半個頭都不行。

侯 好的，好的，我就向你叩頭吧。（照數叩頭。）

朱（儼然受禮）好了，現在該輸家先投了。你再投看。

侯（起拾算，復位，端正姿勢再投）看吧，我這次一定要贏你。

朱（頗驕縱）你贏了我加倍給你叩頭。

侯 不要翻悔，要加倍啦！

朱 決不翻悔，一定加倍。但你輸了也要加倍。

侯 你這不是已經在翻悔了嗎？怎麼我要加倍呢？

朱 你有把握，你就同我兩個賭。

侯 好的，我就不相信你還會再贏我，我一定要懲罰你這驕傲的人。

朱 只要你能够。

侯 你看好了。（整勢作投，至少須投入一算，能多至四算亦可，但不可多至五算）好，現在該你投了。（起

拾算復位。）

朱（整勢作投）我一定要超過你，超不過你，我決不相信。（投算，須十分矜持，但或前或後，或左或右投去。一算也不能投入。）

侯（拍掌大喜）好呵？你輸了，而且當了罪人了。加倍叩頭之外，還要畫墨！

朱 我才不來呢。（捨算下園而逃。）

侯 （執柴炭追之）你這人簡直撒賴，非懲罰不可。

二人在園中嬉笑追逐。

信陵之母魏太妃與如姬由園門出場，母在前，姬在後。母年六十，人甚謙和。姬二十五六，貌美而莊重。

妃 你們兩個人又在鬧些什麼？

二人聞聲，立罷追逐，肅立。

侯 我們在這兒投壺，起初我輸了，阿朱一定要我向她叩頭。我向她叩了。後來她輸了，她便撒賴，不向我叩，並且不肯受罰。

妃 阿朱，你總是這樣的豪強。（回向侯女）不過阿侯，你大方一點好了，不必和她計較。你們都要聽我的話，阿朱，你好生把那些收了（指廊上壺算。）回頭再把我的內室好好整理一下。

朱 是。（上廊收拾壺算，置於室中左龕之右側。畢，揭右壁之幔入內。）

妃 阿侯，你到外面去等着，公子假如回來了，你說我在這兒等他，要他快點到我這兒來。

侯 是。（由園門下。）

妃 （向如姬）我們上屋子裏去坐坐吧。

姬 我覺得就在園裏坐坐舒展些呢。

妃 在外邊也好，我喜歡那株桂花樹。（指左翼一株大桂花樹）我們在那下邊坐坐吧。

姬 好的，今年的桂花開得真好。

母與姬走向樹下在二天然石上就座。

妃 （微微嘆息，自語般地）無忌在那邊和國王商量的情形不知道怎樣了。

姬 我來的時候，他們辯論得很厲害。須賈和段干崇都主張不要進兵，有人甚至主張向秦國朝賀，讓秦王稱西帝。我看說話的人，差不多都在體貼國王的意旨，和信陵公子反對。就是贊成公子意見的也壓根兒不敢說話。我看那辯論恐怕終竟是沒有好結果的，辯來論去已經鬧了好幾個月了。

妃 趙國方面，近來求救得很急啦。

姬 可不是嗎，差不多每隔一兩天便有人派來，真是急如星火的。

妃 邯鄲被圍已經一年半有多了。前次你女弟平原君夫人有信給我，說了些她們在圍城中的生活，那真是慘絕人寰呢。她們竟鬧到『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的地步了。所以你女弟她們都參加了行伍的工作，白日黑夜都要輪流守城，有空便替士卒縫補衣裳。她說：她們的士氣很壯。但是無論怎樣壯，總是有限度的，怕終竟是不能支持呢。

姬 真的是够耽心的事體啦，秦國又是那樣比虎豹豺狼還要兇惡的國家。

妃 （搖頭嘆息）真是駭人聽聞的事呢。一下子就要幾十萬人幾十萬人的殺，四年前長平一戰秦國竟把投降了的趙國的士卒一下子就活埋了四十五萬人。這真不知道是什麼人心呢！

姬 真是殘忍到比洪水猛獸還要厲害。而且那一次的戰役趙國人活埋了那麼多，秦國人也戰死了一大半。我聽說秦國人那一次凡十五歲以上的男子都出來打戰來了。而且秦國的國王還親自到河內一帶去徵過兵的。

妃 真不知道究竟爲的是什麼被殺的是人，殺人的也是人，被殺的人有父母妻子，殺人的也有父母妻子，爲什麼總不推心置腹的想一下呢？

姬 根本是沒有把人當成人。假使世間上有一天，人把人當成人的時候，那就好啦。

妃 我實在擔心得很，邯鄲假使是陷落了的話，不知道又有好幾十萬人，連婦女老弱，都要盡遭屠戮了。

姬 那是在所難免的。正因爲這樣，所以趙國的人也就決心死守邯鄲，儘管就鬧到『易子而食』都不投降呢。

妃 三十年來，我們這大梁也有兩次差不多就遭了那樣的災難。算兩次都是割地求和，得以免掉了。看來求和或許怕也是一個方法吧？

姬 不過秦國那豺狼成性的國家是不會滿足的。割地求和或許能免掉一時的痛苦，但等你喘息未定，他又來了。我們看那秦國的腳步，是非把關東諸侯吞滅乾淨，是不會滿足的啦！

姬 無忌也常常在這樣說。近來的這幾十年我們魏國算還好，雖然和秦國有過一兩次接觸，但都不很厲害。關東各國也都不敢侵犯我們，我們算還比較的過了些太平日子。

姬 這是全靠無忌公子的力量呢。

姬 恐怕不見得吧。

姬 凡是明白道理的人，大家都在這樣說。他們說無忌公子禮賢下士，天下的賢士差不多都集中到我們魏國來了。大家都在說：方今天下的四公子，齊國的孟嘗君，趙國的平原君，楚國的春申君，我們魏國的信陵君，要以信陵君爲第一人呢。

姬 （呈喜悅色）我自己也時常聽見別人這樣誇講，不過在我做母親的人看來，自己的兒子儘管是怎樣的有名，都好像還是一個孩子一樣啦。

姬 這是太妃的謙虛的精神吧。有這樣的精神，所以才能够養出像平原君夫人和信陵公子那樣的兒女啦。

姬 啊，君夫人，你也奉承起來了。

姬 一般人都是這樣說呢。你沒有聽見我們大梁人有幾句口頭話嗎？——他們說：『要作母，當作信陵母；

要娶妻，當娶平原妻；要得子，當得魏公子』呢。

妃 說儘管是那樣說，但別人的話多半是褒獎奉承的。就拿無忌來說吧，我倒有點怪他呢。

姬 怎麼的呢？

妃 你要說他好的話，他怎麼總得不到他哥哥的歡心呢？

姬 （微微嘆息）那是怪不得信陵公子的。這理由我知道得最清楚，正因為信陵公子太好了，便愈見討

不到國王的歡心！

妃 爲什麼呢？

姬 國王是害怕他呢。太妃，你不知道。國王曾經告訴過我。他說：有一次信陵公子和他兩個人下棋，有人來稟報，說趙國來侵略我們來了，北方的邊境上傳出了烽火了。國王便丟下棋子，準備召集大臣們來商量對付的辦法。信陵公子阻止着他說：『不要那麼吃驚，趙王只是在邊境附近打獵。』國王雖然聽從了他，但其實心裏總是放不下。不一會又有人從北方來稟報，說趙王在打獵，並不是來侵略我們。這樣便使得國王大吃一驚。他問公子：『你怎得有先見之明？』公子告訴他說：『我有一位食客能够探得趙王的陰事，有什麼舉動，他就預先報告我，所以我知道。』但是從此以後，國王就害怕公子了。他不僅一次

這樣告訴過我：「無忌那傢伙實在可怕，他的本領比我強，又慣會收攬人心，不僅魏國的人多喜歡他，而且連關東六國的人也多喜歡他。」我看就是因為這一怕，所以他這幾年來也就不大聽公子的話，不讓他管事了。

妃 兄弟之間鬧成這樣，實在也不大好。據我看來，還是做弟弟的要不得，做弟弟的沒有十分盡到弟道，所以連自己的親哥哥都不相信了。

姬 實在也難，古今來在父子之間都每有不融洽的事情，更何況是弟兄。兒子盡了孝道不一定能夠得到父親的歡心，弟弟盡了弟道也不一定能夠得到兄長的歡心呢。太妃，我不敢瞞你，像國王那樣的人，實在連我都不高興他。

妃 （頗爲驚異）啊，你這是要不得的。國王不是十分喜歡你的嗎？

姬 我也知道他喜歡我，但他喜歡我不是把我當成一個人，而是把我當成一個物品。他喜歡我，也就給他喜歡馬兒，喜歡狗兒，喜歡吃黃河的鯉魚那樣。他喜歡我，不過因為我年青，相貌還不算醜陋吧了。假使我年紀大了，相貌變醜了，我斷不相信他還會喜歡我的。他以前不是喜歡過別的年青美貌的人，而那些人不是一個二個都被他丟得來就給破草鞋一樣了嗎？真的，我不過是他的一雙墊腳的草鞋，在目前還沒有十分破爛吧了。雖然他天天在叫我是小寶貝，小馬兒，又是什麼心肝，什麼骨髓，老實說，我實

在是有點惡心。

妃 不過我看他也好像很聽你的話。

姬 那不過是關於日常生活上的無足輕重的話吧了。但說到稍微重要一點的事情上來，他立刻便要說：沒有你們女人的事！「牝雞司晨，維家之索」我真是不高興他呢？

妃 你和他說過什麼事情受了申斥嗎？

姬 譬如我前一向聽見說平原君夫人們在行伍中工作，我曾向他說道：我們魏國也可以做效，請把我和宮中的女官們也放到行伍中分工而作，這樣便可以鼓勵士氣，抵禦外來的禍患。他說：「這沒有你們女人的事，我們魏國還沒有到亡國的地步啦！」

妃 （微笑）他那樣說過嗎？女人要當兵可也真是稀奇嘍。

姬 又譬如關於救趙的事吧。我也向他說過：應該趕快叫晉鄙去救邯鄲，不要按兵不動。趙國和我們是兄弟之國，趙國亡了，秦國一定要來吞滅我們。我們不要忘記了「唇亡齒寒」的教訓。他立刻又罵我：「你們女人懂得什麼！你在同無忌一個鼻孔出氣，你去做他的太太好了，他現在正沒有太太咧！」他就是這樣。但等你一不理他，他卻又小妹妹小乖乖的來誘你來了，他簡直把我當成玩具，我真是不高興他呢！

妃

（安慰她）哦，我是第一次才聽見你這樣的話。不過我看，你還是應該把這種心思拋開，不要讓它盤根在你的心底，那於你的將來是會不幸的。我年青的時候也起過這樣的念頭，但我把它拋開了。我想：這怕和年齡和地位是有關係的。我也和你一樣，和國王的年齡相差得太遠，又在妃嬪之列，在前總是被人輕視的。不過，不要緊，我們自己求其問心無愧好了。況且我們的天職是在生兒育女，這是件苦事情，但也是件極其幸福的事情咧。有時候我們做婦女的希望，差不多就完全寄放在自己的兒女們身上。成了名器的人，我們把他們無可如何。但把自己的兒女好生教養，爲鳳爲鷄，爲龍爲蛇，我們是可以作主的。有了好兒女，自己的地位也就增高了起來，「子以母貴，母以子貴」，這話你怕是聽見說過的吧。

姬

我是聽說過的，爹爹在世的時候曾經這樣告訴過我。不過我是不敢和你相比的咧，太妃，你是天地間最好的母親，你也是我們婦女中的模範。

妃

你不必那樣客氣吧。

姬

不，我實在沒有客氣。我自己也很知道我自己，我實在是忍耐心不強，而且又不够勇敢。我誠實告訴你吧，太妃，我是時常想自殺的。

妃

啊，這種念頭是要不得的。